

SHUI GUAI DETONG HU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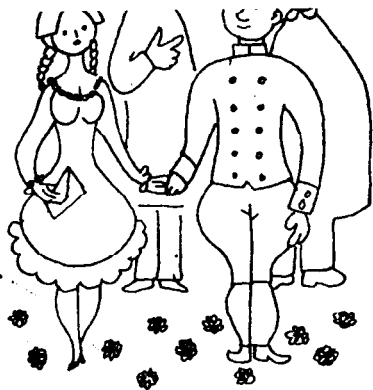


〔捷〕卡雷尔·恰佩克 著

水怪的童话

任溶溶 译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水怪的童话

[捷]卡雷尔·恰佩克 著

任溶溶 译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成都

责任编辑 汤继湘
封面设计 刘学伦
插 图

水怪的童话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渡口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2.75 字数 49 千
1985 年 12 月 第一版 1985 年 12 月 第一次印刷
印数: 1—7, 330 册

书号: R10247·339

定价: 0.46 元

内容提要

卡雷尔·恰佩克是捷克著名的剧作家、小说家，其作品很早就受到肖伯纳、罗曼·罗兰、高尔基等作家的赞赏，他的童话构思新颖，独具特色。本书精选了作者六篇优秀童话：《水怪的童话》描写了一群水怪离奇的水下生活；《邮递员的童话》写一个邮递员掌握了读信的秘诀后，助人为乐的故事；《强盗的童话》写大强盗的儿子学强盗不行，改行后却变成了一名恶人；另外《流浪汉的童话》、《鸟的童话》、《狗的童话》都描写得非常生动、富有浓郁的浪漫色彩。

译 者 的 话

世界上有一些大作家，他们既为大朋友写出了大作品，也为小朋友写出了大作品。我说的大作品不是指字数多，篇幅大，而是指写得出色，有价值。当然有篇幅大的大作品，但篇幅大也可以是小作品。反过来，也有几百几千个字的大作品，假使是诗，还有几十个字的大作品。李白的诗“床前明月光……”是不是大作品？当然是大作品。 $5(\text{字}) \times 4(\text{行}) = 20(\text{字})$ ，这大作品一共只有二十个字。给小朋友的大作品，依我想，篇幅很大的是不多的。

我现在就来给大家介绍这样一位给大朋友、小朋友都写出了大作品的大作家。他叫卡雷尔·恰佩克(1890—1938)，是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位著名剧作家和小说家。

现在大家都很懂得机器人是怎么回事。你们知道机器人在欧美叫什么吗？叫“罗博特”(robot)。这个名称正是卡雷尔·恰佩克创造的。他写了一个剧本叫《万能机器人》，写机器人的反抗，剧本中的机器人就叫“罗博特”，源自捷克文的“罗博塔”，意思是：劳役、苦工。文学作品的人物名字成了机器人的名词，这作品还不是大作品吗？作者还写了许多作品，如著名的长篇幻想小说《鲛鱼之乱》等等，大受萧伯纳、

罗曼·罗兰、高尔基等著名作家的赞赏。他善于在作品中采用寓意和童话手法讽刺和抨击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丑恶现象和法西斯主义——你们知道，当时一些国家的法西斯分子正在猖獗活动，向外发动侵略，全世界人民正在开展对他们的斗争。

卡雷尔·恰佩克写的那些成人作品都采用幻想和童话手法，那么他为儿童写的童话，就更是真正的童话了。他写的童话不多，但是构思和写法都十分精彩。这一本就是他为小朋友写的童话集。里面有他给不同行当的人写的童话——邮递员、强盗、流浪汉……也有写动物的童话。这些童话不但写得别出心裁，引人入胜，而且反映了作者深刻的思想，他在作品里歌颂邮递员平凡而带给人欢乐的劳动，歌颂正直的穷人，也通过写一个人当强盗彬彬有礼，到处碰壁，改行当收税员后倒变得比强盗更恶，对旧社会进了辛辣的讽刺。

我认为这些童话是大作品。我相信小读者会喜爱这些好童话，并且敬佩这位大作家——卡雷尔·恰佩克。

任 溶 溶

1985. 2. 4.

目 录

邮递员的童话·····	1
强盗的童话·····	20
浪流汉的童话·····	34
水怪的童话·····	51
鸟儿的童话·····	59
狗的童话·····	68

邮递员的童话



请大家说说，既然一行可以有一行的童话——讲国王啊，讲王子啊，讲强

盗啊，讲牧人啊，讲骑士啊，讲巫师啊，讲樵夫啊，讲水怪啊，——那么，为什么就不能有一个童话讲讲邮递员呢？拿邮局来说吧，这简直是一块魔地！它里面有各式各样的告示：“禁止吸烟”，“不准带狗进来”，严禁这样，严禁那样……我跟你们说：没有一个魔法师或者一个恶棍的屋子里有那么多禁条戒律的。光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到，邮局是一个神秘的禁地。小朋友，你们谁看见过，邮局夜里关上门以后，里面在干些什么吗？实在值得看看！……有一位先生——他的名字叫科尔巴巴，工作是送信的——倒的确看见过，并且跟别的邮递员说了，这些人又告诉了别人，到头来，这些话传到了我的耳朵里。我可不是一个小心眼，有话会不肯告诉别人的。有话我真恨不得快点讲掉。好，我这就开始给大家讲讲这件事。

话说邮递员科尔巴巴先生干他送信的这个工作干厌了，他说邮递员得没完没了地走来走去，东奔西跑，左转右转，整天忙忙碌碌，鞋掌走破了，鞋跟走坏了，每天要走二万九

千七百三十五步，其中要上下八千二百四十九级楼梯，送的老是些印刷品、汇票和一些微不足道的东西，它们能给人什么快乐呢？再说邮局又是个不舒适不愉快的地方，那儿一点儿趣味也没有。科尔巴巴先生就是这样拚命地埋怨他这个送信的行当的。有一回，他在邮局里闷闷不乐地坐在火炉旁边，坐着坐着他就睡着了，也没听到敲六点钟。六点钟一敲，邮局的门就锁上，所有的邮局职员和邮递员全都分头回了家，光剩下科尔巴巴先生一个人给锁在里面



信的行当的。有一回，他在邮局里闷闷不乐地坐在火炉旁边，坐着坐着他就睡着了，也没听到敲六点钟。六点钟一敲，邮局的门就锁上，所有的邮局职员和邮递员全都分头回了家，光剩下科尔巴巴先生一个人给锁在里面

睡他的大觉。

将近半夜的时候，他给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吵醒了，那声音听着象是老鼠在地上乱跑。科尔巴巴先生心里想：“哈哈，我们这儿也有老鼠，得放上个老鼠笼才行。”可他一看，根本不是老鼠，却是这儿邮局里的家神。他们是些长着大胡子的小人，个子只有小鸡、松鼠或者野兔那么大，可每个人头上戴一顶邮递员帽子，也和真正的邮递员一样披一个斗篷——真是不折不扣的邮递员。“噫，瞧你们这些小鬼怪！”科尔巴巴

先生心里这样想，可嘴唇一动也没动，没出声，免得惊动了这些家神。只见他们当中有一个把他科尔巴巴早晨要送的信叠在一起；第二个分邮件；第三个称邮包，在它们上面贴上标签；第四个发脾气，因为有一个邮包捆得不合规格；第五个象邮局职员那样坐在窗口把钱重新数一遍。

“我想得不错，”他唠叨说，“这个邮局职员算错了一分钱，得改正过来。”

第六个家神站在电报机旁边发电报——哒哒哒哒哒哒哒。科尔巴巴先生知道他是在用电码发报，变成人话就是：

“喂，是邮政部吗？第一百三十一号邮局的家神报告，一切顺利。同事马特拉夫谢克咳嗽，因病缺勤。我现在改为收报。”

“这里有一封信要寄蛮人王国，班博林博南杜城，”第七个小人说，“这城在哪里呢？”

“在去贝内绍夫的那条线上，”第八个指甲大的小人回答说，“伙计，你这么写上吧：‘蛮人王国，下特拉贝孙德火车站，猫城邮政支局。航空。’好，公事都办完了。先生们，咱们来打牌好吗？”

“怎么不好？”第一个家神回答着，数出了三十二封信，“纸牌有了，可以开始了。”

第二个家神拿起这些信来洗牌。

“我切牌。”第一个小人说。

“好，你切吧。”第二个说。

“唉呀，唉呀！”第三个埋怨说，“这张牌糟透了！”

“我出牌，”第四个叫起来，把一封信啪哒一声打在桌子上。

“我压倒它。”第五个说道，把另一封信打在第一个家神打出来的信上面。

“朋友，还嫌小一点。”第六个说着也打出一封信。

“你也不行啊，还有更大的。”第七个说。

“可王牌在我这里！”第八个大叫一声，把他的一封信打在其他信上。

小朋友们，科尔巴巴先生看到这里可实在忍不住了。

“对不起，矮胖子先生们，”他插进来说，“请问你们打的是什么牌呀？”

“啊——，科尔巴巴先生！”第一个家神回答说，“我们不想吵醒您，可您既然已经醒了，就请坐下来跟我们一起打牌吧。我们不过是在打‘结婚牌’^①。”

科尔巴巴先生不劳他们再请，就在他们身边坐下来。

“给您牌，”第二个家神说着，给了他几封信，“您出牌吧。”

科尔巴巴先生看着手里的信，说道：

“说出来诸位请别生气，矮胖子先生们——我手里什么牌也没有，只有一些要送的信。”

“对了对了，”第三个只有指甲那么大的小人说，“它们正是我们玩的纸牌。”

“这个，”科尔巴巴先生低声说了一声，“对不起，先生们，

^① 一种牌戏名称，一手牌中要有同样花式的国王与王后。

纸牌上应该写明最小的七点，然后是八点、九点、十点，然后是杰克、王后、国王，最后是顶大的牌——王牌爱斯。可是在这些信上，这一些全没写出来！”

“您完全错了，科尔巴巴先生。”第四个小人说，“您要知道，在这些信当中，每封信的价值有大有小，都看信里写一些什么。”

“最小的牌，”第一个小人解释说，“也就是七点，是那些对人撒谎或者骗人的信。”

“次小的牌八点，”第二个小人接下去说，“是例行公事的信。”

“第三种小牌——稍微大一点的九点，”第三个小人接下去说，“是纯属礼貌的应酬信。”

“第一种大牌——十点，”第四个接下去说，“是人们相互讲新鲜有趣的事情的信。”

“第二种大牌——杰克，”第五个说，“是好朋友之间写的信。”

“第三种大牌——王后，”第六个说，“是写给对方要为他效劳做点好事的信。”

“第四种大牌——国王，”第七个说，“是表达爱情的信。”

“最大的一种牌——王牌，”第八个小老头最后说，“是把整个心掏给对方的信。这种牌压倒其他一切牌。告诉您吧，科尔巴巴先生，这就是妈妈写给自己孩子的信，或者是一个人写给爱得胜过自己生命的人的信。”

“原来如此，”科尔巴巴先生说，“那么我要请问：你们怎么

知道这些信里写的是什么呢？先生们，难道你们拆开信来看吗？这可不行啊！朋友们，这种事可做不得。难道可以破坏通信秘密吗？如果你们是这种不好的人，我可就要向警察局报告了。因为拆看私信是大罪！”

“科尔巴巴先生，这条规定我们十分清楚。”第一个家神说，“亲爱的朋友，我们只要摸摸封了口的信封，就知道这是封什么信。没有感情的信摸上去是冰凉的，信里爱情越多，信就越热。”

“你要知道我们是家神，”第二个补充说，“只要把封了口的信放在脑门上，就能逐字逐句告诉您信上写的是什么。”

“那就好了，没问题了，”科尔巴巴先生说，“不过我和诸位既然相会在一起，我还想请教一点问题。当然，如果可以的话……”

“科尔巴巴先生，我们对您什么也不保密，”第三个家神说，“有话尽管问吧！”

“我很想知道，你们家神是吃什么过日子的？”

“各种家神吃的东西各不相同，”第四个小人说，“我们在机关单位的家神象蟑螂一样，吃你们人落掉的面包屑，面包头。不过您知道，科尔巴巴先生，从你们人嘴里落下来的东西是不太多的。”

“我们这些邮局里的家神日子过得倒还不坏，”第五个小人说，“我们有时候煮电报纸条吃，这有点象吃面条，我们用邮局的浆糊拌着吃。不过这些浆糊得是浆糊精做的。”

“要不然就舔邮票，”第六个补上一句，“这很好吃，只是会

粘胡子。”

“不过我们最爱吃面包屑，”第七个说，“正因为这个缘故，科尔巴巴先生，机关单位里难得扫到面包屑，都被我们吃得一千二净了。”

“我还想请问一句：你们睡在什么地方？”科尔巴巴先生问道。

“科尔巴巴先生，就这一件事我们不能跟您说，”第八个小老头说，“人们要是知道我们家神住的地方，他们就要把我们在那里打扫出来了。不行不行，这一点您不该知道。”

“好吧，你们不想说就别说吧，”科尔巴巴心里想，“我盯住你们，看你们上哪儿去睡觉。”

他又坐在火炉旁边，定睛盯着他们看。可是他太舒服了，眼皮开始粘上，还没数到五——他已经睡得死死的，直到第二天早晨才醒过来。

科尔巴巴先生看到的事情，他对谁也没有说，因为你们知道，在邮局里是不准过夜的。不过从此以后，他送信更加起劲了，这倒是真的。“这一封信很热，”他心里说，“这一封信简直是热得发烫，准是哪一位妈妈写的。”

有一回科尔巴巴先生把邮箱里的信收来，按着地址分，好把它们送出去。

“这封信怎么搞的？”他忽然很惊讶，“信口封住了，可信封上没写收信人的姓名地址，也没贴邮票。”

“对了，”邮局局长说，“又是个没头脑的家伙，连姓名地址

也不写，就把信扔进邮箱了。”

这时候邮局里有一位先生，刚给他的妈妈寄了一封挂号信。他听见他们的话，就骂寄信的人。

“这个人呀，”他说，“是个笨蛋、白痴、蠢驴、粗心家伙、糊涂虫、傻瓜、没头脑，寄信不写姓名地址，这种事哪儿见过！”

“根本不对，先生，”邮局局长顶他说，“这样的信一年当中有一大堆。先生您真不会相信人会粗心大意到什么地步，刚写完信，昏了头——就寄出去了，根本没想到忘了写姓名地址。先生，这种事情比您想的要多。”

“真的吗？”那位先生觉得很奇怪，“这种信你们怎么处理呢？”

“我们让它们留在邮局里待领，先生。”邮局局长回答说，“因为我们没办法送给收信人。”

这时候科尔巴巴先生把这封没有姓名地址的信在手里转来转去，咕噜说：

“局长先生，这封信热极了。显然是用整个心来写的。非把它送到收信人的手里不可。”

“既然没有姓名地址，留下来也就行了。”邮局局长提出不同意见说。

“也许你们可以把信拆开，看看是谁寄的吧？”那位先生出了个主意说。

“这可不行，先生，”邮局局长严厉地反对说，“这样就是破坏通信秘密，绝对不可以的。”

问题到此也就了结了。

可是等那位先生走后，科尔巴巴先生对邮局局长说：

“请恕我斗胆说一句，局长先生，关于这封信，我们可以请教一下这里的邮局家神，他们也许会帮我们拿个主意。”

他于是说出家神的事，有一天夜里他怎么在这儿看见邮局成了他们的天下，他们又怎么能读没有拆开的信。

邮局局长想了一下，说：

“那好吧，真见鬼了。没有别的办法。您就试试看吧，科尔巴巴先生。要是有一位家神先生能说出这封贴了口的信里写着什么，我们也许就能知道把它送去给谁了。”

科尔巴巴先生于是让自己一个人锁在邮局里过夜。靠近半夜，他听见地板上脚步嚓嚓响——象老鼠在跑。他又看见家神们分信，称邮包，数钱，哒哒哒发电报。他们把工作都做完了以后，在地板上并排坐下，又拿起信打起结婚牌来。

这时候科尔巴巴先生叫他们说：

“晚上好，小人先生们！”

“啊，是科尔巴巴先生！”为首的一个小人说，“您跟我们再来一起打牌吧。”

科尔巴巴先生不用再请，就靠近他们坐在地板上。

“我出牌。”第一个家神说着，把一张牌打在地上。

“我压倒你的。”第二个说。

“我的比你的大。”第三个说。

轮到科尔巴巴先生出牌，他就把那一封信打在其他三封信上面。

“您统赢了，科尔巴巴先生，”第一个小人说，“您出的牌最大，是王牌。”

“对不起，”科尔巴巴先生反问说，“您能断定我的牌这么大吗？”

“当然！”家神回答说，“因为这封信是一个小伙子写给一个姑娘的，他爱她胜过爱自己的生命”。

“这不可能。”科尔巴巴先生故意表示不同意说。

“的确是这样，”那个小人斩钉截铁地说，“要是不信，让我来把信念给您听。”

他拿起信贴到脑门上，闭上眼睛，念了起来：

“‘我的最亲爱的玛任卡，我谢信……’写错了一个字！”他纠正说，“‘写信’写成了‘谢信’！……我写信告诉你，如今我当了司机，只要你同意，我们就可以结婚了。如果你还爱我，请赶快来信。忠实于你的弗兰齐克。’”

“非常感谢，家神先生，”科尔巴巴先生说，“我要知道的就是这个。非常感谢。”

“不用谢，”指甲那么大的小人说，“不过还是得指出来：信上一共写错了八个字。这个弗兰齐克在学校里学习得不怎么样。”

“我想知道这个玛任卡和这个弗兰齐克住在哪里。”科尔巴巴先生低声说。

“这个我就没法给您帮忙了，科尔巴巴先生，”小人说，